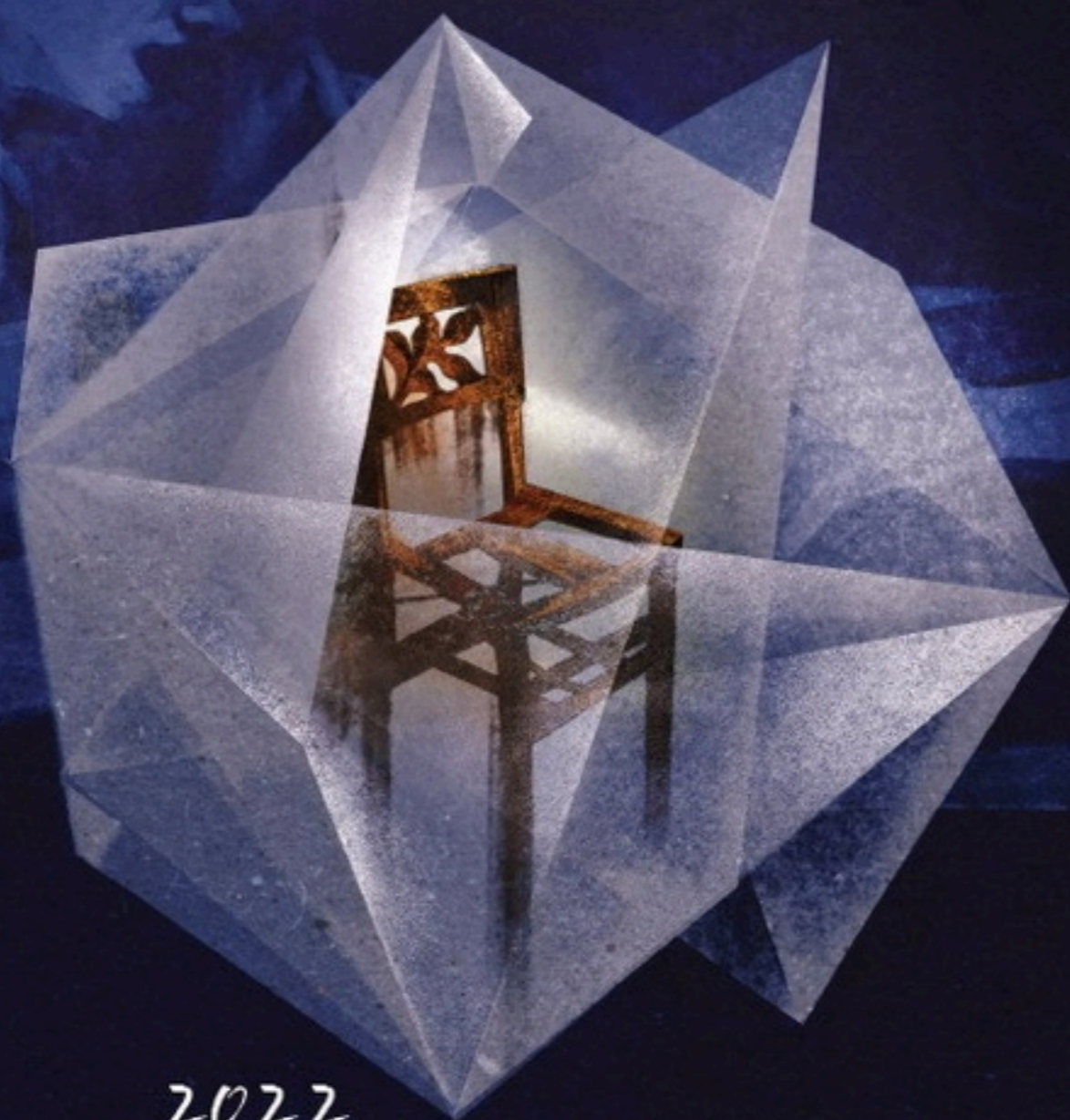


爱乐

Philharmonic

272

2022 · 9



国内统一刊号：ISSN 1006-9763 CN11-3772/J 邮发代号：82-24 定价：20.00元



2022
不出门的古尔德

@三联爱乐

科隆河马大师和玛格丽特

——再现布尔加科夫的魔幻世界

王颖



德国视觉艺术家里希特设计的科隆大教堂内著名的五彩玻璃窗也被做成服装，穿在了罗马总督彼拉多的身上。



泥荣怪及其他动画人物造型



胡勒 (York Hoeller)

当男主角朗诵完大段戏剧性开场独白后，舞台背景上百盏聚光灯全部亮起，乐队以极强的力度奏出预示不详的和声音块，在铜管低音区的轰鸣下，整个色调沉闷的后工业化剧院被照射得如同白昼，天花板上裸露在灯光下大大小小的管道如同扭曲着身体的蛇。聚光灯光源的尽头隐约可以看到一条通道，只是无法确定它是通向天堂还是地狱。

2022年4月3日在科隆歌剧院上演的歌剧版《大师与玛格丽特》一开场便注入了作者对现状强烈不满的反叛情绪。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以充满魔性而著称，然而他生前都未能看到自己最珍爱的一部作品《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出版。1930年，由于小说首次出版受阻，作者经历了思想上沉重的打击，随之将小说手稿付之一炬。不久之后有关部门挽回了这次误判，布尔加科夫才重拾信心，在之后七年中继续写作，一次次将记

忆中的小说重新拼凑在一起。

这部充满魔性的小说有三条叙事线，魔鬼撒旦以魔术师的身份降临莫斯科，并将当地作家协会搅得天翻地覆，随后引出了在精神病院中天才的“大师”：这位和布尔加科夫有着同样命运的小说家。第二条主线是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一直对“大师”不离不弃的爱人。在被撒旦选为舞会女主人之后获得了飞翔的超能力，整治了之前陷害他与“大师”的人，在重新和“大师”相遇后一同进入了永恒世界。第三条线索，麻雀山上¹，罗马总督审讯基督，这条线索中有大段的对人性、宗教以及神学的讨论，并且将这些

1. 原小说使用的前苏联地名。麻雀山 (Воробьи́ны горы) 1935年—1999年一度改称为“列宁山” (Ленинские горы)，位于莫斯科市的西南处，地处莫斯科河南岸，同时它也是莫斯科市的制高点。原名得自当地一位名字意为“麻雀”的牧师。

线条碎片化，穿插到整部作品中。作品中大师的命运与作者布尔加科夫的命运形成了两条平行线，似乎镜中倒影一般将现实生活经历与书中人物经历连在了一起。

本剧的作曲者胡勒（York Hoeller）1944年出生在科隆（Köln）旁边的小镇勒沃库森（Leverkusen），童年时已显示出其敏锐的音乐感受力；先学习了钢琴，之后便开始了初步学习作曲，几年后进入了科隆音乐学院与齐默尔曼（Bernd Alois Zimmermann）学习作曲，并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的暑期大师班上与布列兹（Pierre Boulez）学习作品分析，这些经历都为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作曲家奠定了基础。襁褓之中时，他曾与母亲躲藏于防空洞中，也许是这段经历融入了胡勒的潜意识，使他在音乐创作中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使命感。1984年，胡勒在友人的介绍下读到了《大师和玛格丽特》，即刻被小说强烈吸引并萌生了创作舞台作品的念头。之后的几年中，他痴迷地构思并自己编写了歌剧脚本。在协调小说中相互交错的不同时空以及众多人物的复杂个性时，音乐的表现也需要及其多样化的处理。作曲家选择了不同风格音乐的拼贴。这犹如你带着耳机出行，总是不经意地听到其他功放中传出的声音。

胡勒选择了不同时代的与“魔鬼”有关的音乐主题，从柏辽兹、斯特拉文斯基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这些作曲家作品中和魔鬼有关的旋律片断都被裁剪出来，与歌剧素材融合到一起。在第二幕第三场描写魔鬼的盛大舞会的音乐场景中，作曲家就直接使用了意大利作曲家布索尼（F. Bousoni）的《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和柏辽兹《浮士德的天谴》（*La Damnation de Faust*）中的音乐片段，让这两个素材与预先录制好的电子音色进行拼贴。滚石乐队的专辑《乞丐盛宴》（*Beggars Banquet*）中《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一歌的引用也让剧情直接通

过音乐风格实现了穿越。为表现小说中荒诞、讽刺的场面，作曲家更是将一个小型的爵士乐队直接布置在可以推拉的移动舞台上，使这些演奏者也成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

原著小说中布尔加科夫为音乐留下了很多的空间，也许在他创作之时，头脑中也曾有过时隐时现的旋律。时而轰鸣，时而婉转。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首次相遇的小巷，也许从邻街的窗户中传出当下流行的曲调，成为他们一见钟情的催化剂。然而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用音乐描述撒旦舞会的场景。麻雀山上，撒旦的宾客从壁炉中逐一登场，进入华丽的大厅，而舞会上打击乐敲击出有律动的节奏对位，电吉他、电贝斯、合成器以及钢琴的和声叠入第二层音色，电小提琴扩音后演奏出怪异的曲调，随后整个乐队带着旋风般的节奏制造了一场席卷一切的音响风暴。

创作阶段最后的工作是将电子音乐的部分在工作室中付诸实现。电子音乐因素对于胡勒的创作有着强大影响，他在很多作品中都会使用以便获得特殊的音色需要。电子音乐音色在这部歌剧中也占了相当重要的比例。这些音色是作曲家在法国的 IRCAM 电子音乐实验室和科隆音乐学院的电子音乐实验室预先录制好的。在演出中这些预先录制好的四声道电子音色在现场的调音台上由作曲家本人控制它们与乐队实际音响的比例。这些特殊的音色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听觉上的震撼效果，同时在与交响乐队的相互呼应中加强了特殊的舞台气氛。胡勒认为：在歌剧中使用电子音色并不是为了让观众感到震惊或是在听觉上造成轰动的效果，它们必须与音乐本质相关联，具有自己的音乐内涵——作曲者试图描绘的是在确定范围内被组织起来的、并与前后相互呼应的电子音色。

舞台上的角色造型实现了极简的特征然而各有特色：光怪陆离的抽象廓形，苹果绿色的单耳梵高；拖着一头脏辫的黑人艺术家巴布·马力泛



众多文艺大师的舞台造型

着荧光绿；毕加索名画《哭泣的女人》被填充了荧光粉色；克莱因蓝色的达利戴着他始终流动的巨大腕表；一头薯条发色并拿着著名豆子罐头标签的新锐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这些经典形象被设计成鲜艳的舞台造型。如果歌剧结束可以在纪念品商店买到他们造型的玩偶，对于推广当代艺术决定是积极的。

对于一名当代作曲家来说，创作一部歌剧不仅只是将作品写在谱纸上便完结的事，更多的问题面对将它实现在舞台上时要面对的种种困难。但是当一部现代歌剧出现在舞台上时，多数观众还是会带着好奇、甚至有点苛刻的眼光去看待，因为歌剧的传统始终是被古典歌剧牢牢掌握着的。在德国音乐的现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近 50 年由欧洲范围内的作

曲家所创作的现代歌剧并不多。《大师与玛格丽特》于 1989 年在巴黎首演，此时已经获得了公众的认可。1991 年，被科隆的歌剧院纳入演出计划，并获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功。同时这部歌剧还获得了法兰西剧院和音乐评论奖（Theater-und Musik kritiker）和由巴黎市政府颁发的 Rolf-liebermann 奖。随后 2013 年在汉堡以及 2022 年再次在科隆歌剧院演出。这一系列成绩证明这部歌剧实现现代音乐与当代文学的成功结合，虽然所涉及的题材是一个超现实的、荒诞的、讽刺性的、同时又具有深刻哲理的小说故事。

在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结尾，作者让总督彼拉多获得了精神上的救赎与解脱。而布尔加科夫似乎知道自己的作品不会在有生之年被出版，所以在小说的最后将自己期待的命运写进了小说中：与魔鬼撒旦和解之后，在精神上与爱人进入了永生的世界。

然而无论阅读小说还是观看歌剧，笔者头脑中仍有无数的疑问。口吐人言的黑猫河马为什么要叫河马？是译文的原因还是历史记载中那位著名希腊城市规划师²；玛格丽特涂抹过后即可以飞翔的神奇膏药可以在网上订购吗？舞台上，小说中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将会载着我的思绪，伴着今夜的满月飞向撒旦的舞会。👍

2. 此处指古希腊“河马”的古希腊建筑师、有“欧洲城市规划之父”之称的希波达莫斯（Ἱπποδάμης）。